

人在旅途

皋泄风物

他他

到达皋泄村，已是下午1点。八月的阳光驱散流云，白花倾泻而下，山坡上、田地里，植物肥厚的叶片泛起鱼鳞般的银光。群山绵延，臂弯般将田野村庄轻轻揽入怀抱。我们环顾四周，怀疑来错了地方。看不见渔船桅杆，听不到海涛拍岸，甚至空气中也没有海的咸腥味。一个居岛不濒海的村庄，看着令人新鲜。

此行，我们是来文学“走亲”的，在舟山市作协主席白马老师的带领下，一行人坐车，去签约结对仪式的会议室。崭新的农房在窗外流动。稻絮在田间飞舞。丝瓜修长挺直，在藤架垂下的无数绿瀑黄花，黄花刺目耀眼，引来群蝶追逐。还是浓浓的“山味”。同行伙伴笑着说，“山海协作”变成“山山协作了”。白马老师闻言，温和地笑了笑，没有接话。在文学圈，认识的人都认识，白马老师脾气好。带着看海心思遇见山，这种感觉，估计跟海边人来我们老家丽水，看到那个叫长汀的小山村是一样的吧！明明被群山包围，却有一片海一般幽蓝的湖水萦绕，一片狭长沙滩在村前蔓延伸展。这种想象与视觉的反差，正是寻常日子中难得的小惊喜。

皋泄村有历史。舟山地方志中说，“皋”古代通“高”，这里特指村东面的东皋岭。“泄”指山岙内有一深潭，叫“泄潭”。二者合称而得村名。东皋岭、泄潭之名，在南宋乾道《四明图经》、清《定海县志》等书中有记载。传说泄潭与东海龙宫相通，古时为早年官方祈雨之所。有山，有潭，更有传说，晦涩难懂的皋泄二字，便有了几分苍苍古意，值得一番品味，细细琢磨。

皋泄村风物独特。村民近海不吃海，不打鱼，不养殖。他们种水稻，种蔬菜瓜果。皋泄土质好，山潭水库清澈，源源不断为农作物提供泉水，产出的庄稼果蔬品质优良。不像受海水侵蚀的盐碱地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攻克种稻技术难关，产量不高，品质仍不尽如人意。所谓南橘北枳，庄稼对环境的选择，比人更严苛。皋泄最有名的是水果，江南常见的桃、李、梨等，这里都有。最负盛名的，还是皋泄香柚和晚稻杨梅。

次日清晨，我在民宿门前公路散步，遇到在园子里除草的老庄。路上车辆行人稀少，四周寂静，老庄窸窣的拔草声吸引了我。他从枝粗叶大的柚树下直起身打招呼，硕大的柚果撞了一下脑勺。老庄说，他73岁，早年在国企上班，年龄大了，就回到了村里，住着舒服。我顺着老庄的视线望去，天边薄雾漫溢，山峦露出影影绰绰的轮廓。翠绿的林带，裙腰般将

白雾与村庄轻轻连缀在一起。这样的村子，哪个不爱？我问老庄种了几亩香柚，收成如何。他摇摇头，说自家柚子不卖，留着给孙女吃。孙女17岁，在城里读高中。早年一家人进城，柚园荒了，回村后重新养护起来。现在村里卖香柚的，都是几十亩、上百亩的种植大户，像他这样种得不多的，都是留着给家人吃，让年轻人对老家有个念想。说起孙女，老庄满眼慈爱，仿佛孙女捧着喷香柚子，在他面前甜甜地笑。

老庄告诉我，皋泄香柚来历神奇。村里一个同姓长辈，叫庄功银，早年在南洋当水手。一次回乡探亲，他从泰国带了几个香柚，家人分食后，果核无意间落在弟弟庄宝川的庭院里，生根发芽，结出了闻名一方的柚果。这个故事，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，我在书上看到过。但老庄描述的版本，有细节，有画面，更形象生动有趣。听完故事，天空由青灰转为亮白，又一个酷热天即将启幕。我挥手与老庄告别。他说，再过两个月来，请你吃香柚。我转身笑笑，回应他的热情邀约。

在皋泄村，我感受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。脑中闪现赵柏田在《南华录》里的话：“物比人更长久，是因为时间已让它们成为精灵。”赵柏田说的，是历经时光淘洗留存下来的文物古玩。但我觉得，皋泄香柚这样的物种，才是真正的精灵。它们窥破了阳光和土壤的秘密，无论多少距离阻隔，总能在适当时机，穿越千山万水，择一片新鲜土地，深深扎根，开花结果。近百年间，皋泄香柚从一株母树开始，经过一代代人努力，繁衍成一个种植面积超万亩、年销售超千万元的产业，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致富果”。

晚稻杨梅，是另一个让皋泄村人自豪的水果。晚稻杨梅是本地土产，据传已有七百多年历史。当地民谣有“好吃杨梅皋泄岙”的说法。皋泄香柚和晚稻杨梅，均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。皋泄人有情，他们感恩土地，更感谢为土地作出贡献的人们。最早栽培晚稻杨梅的杨嘉发，带来香柚种子的庄功银，守护柚树成长的庄宝川，带领村民大面积推广栽种的村支书朱缀绒，以及一代代技术人员，都被写进了《皋泄村志》里，以志存念。

八月，杨梅季已过，香柚还未成熟。我们感慨来得不是时候。也许是看出我们的遗憾，用餐时，当地文友特地叫酒店老板拿出杨梅酒给大家品尝。炭黑的晚稻杨梅，放置在53度米酒中浸泡数月，酒色变得鲜红透亮。喝一口，甘甜清爽，暑气尽消。一片绿树红果的杨梅山仿佛在眼前浮现。

声色光影

荔枝使的千年悲歌

——看《长安的荔枝》有感

赵静



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近日上映，司农寺上林署李善德接下“荔枝使”这一荒诞任务——一个底层小吏突然被抛入一场不可能完成的死亡速递。可知“岭南路远，贵妃吃‘鲜’”，荔枝的特性“一日色变，二日香变，三日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”，当时缺冷链技术，这“用驴车当冷链”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KPI，可这“极限职场PUA”快递员任务，小李同志无奈还是接下。

千里迢迢到达岭南后，小李使臣通过反复实验精准“算法”终获得破局之计，水运联合，驿站配合可以达成，单打独斗不可能完成任务。当他拿着“实施方案”去献策求助时，却遇到户部、兵部、驿站等各部门推诿，李善德在徒劳中挣扎，朋友告诉他所谓官场秘诀“和光同尘，好处均沾，花花轿子众人抬”，李善德领悟，开始人性异化，从“热血新人”到“麻木老油条”角色转变。最终在权贵的运作下，荔

枝鲜任务达成，李善德的职场“算法”技术被权力收割韭菜。他没意料到的是“荔枝鲜”的“成与否”对他自己而言皆是死局，荔枝运送成功，右丞杨国忠卸磨杀驴，最终落个流放到岭南“望西都，意踌躇”。与此同时，那些死去的驿卒、赋税缠身的百姓以及被辜负的信任统统不被看到，意唏嘘，呜呼哀哉！兴，百姓苦，亡，百姓苦！一个盛唐的衰微已始……

李善德的困境本质是一场资源与目标错配的闹剧，“唐朝的荔枝走驿道，今天的‘荔枝’走算法”，今天的我们通过冷链算法不用担心荔枝的保鲜问题，但“荔枝使”背后暴露出资源压榨和权力压迫是值得每个人反思的。“有人前程一万丈，有人蚂蚁爬高墙，可知尽是险关，尽是盘算，尽是雾茫茫，可知功劳本上，未必论功行赏”，短短几句歌词道出了一些社会真相，现实生活中，总有人精钻于名和禄的算盘，为官为商，八面玲珑，不断给老实人挖坑，而往往是这帮人会被误认为“混得不错”，“大傻子老李们”还在忙着为“贵妃”配送“荔枝”。

当历史照进现实，“李善德”与我们当代打工人形成跨越千年的镜像，《长安的荔枝》描述出了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真实状态，有多少个“李善德”，他们认真做事，有家国情怀，一心想报效国家，却未能如愿。认真做事的人总是活得艰辛，“李善德”们所坚守的初心与这个社会“格格不入”，他们的出路在哪里？到底是考评机制出了问题，还是人的问题？时间和精力该去解构那些“算法”还是“人法”？历史叙事下的现实隐喻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反思，毕竟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清白的。

回首来时路，我当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我当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，我当工有所偿，学有所用，无人欺我无依傍，敬来路，敬高山，敬庙堂之外的月光。

诗情画意

海岛阵雨

琉璃冠珠

步伐急促的阵雨，倏然到访
一下子就打破了晨起燥热的气氛
仿佛是天空用力扯断的珍珠项链
纷纷滚向对面楼宇的屋檐边
高效率完成集结任务的雨滴
再次化为无数个小分身
丝毫不顾及粉碎性骨折的风险
从几十米高台处，忙忙碌碌
重重地摔在匍匐前行的草茎上
之后，也没有申请片刻停歇与喘息
迅速隐入已经饱涨的、与岸齐平的池水里
原来，江南海岛的雨不只有绵绵诗意
还有着刚毅果敢的内核肌理
池塘外，簇簇青苔经过一番彻底的洗礼
全部蘸满了晶莹剔透的光泽感
犹如古玉包浆，显得格外郁郁葱葱
凑近观看，多像一丛丛微缩版的松树林啊
毛茸茸的“松叶”摇曳出纤细的弧线
翠色被精心晕染后，漫过阒寂的鹅卵石小径
试图沾湿某人的裙摆……